

史海钩沉

宋朝已有“新闻发布会”

“靖康之变”时政府及时“出榜”公布真相


 吴钩

以现代社会的惯例,若发生重大事故,或准备组织重大事件等,政府或相关负责单位需要召开新闻发布会,及时向社会公众通报情况,并定期更新信息。或许令人想不到的是,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就已经有比较完善的官方新闻发布机制了。

当然,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、电视直播、新闻发言人等技术手段,宋人也肯定不知道什么是“新闻发布会”。不过,宋朝政府有他们的新闻发布机制,叫做“出榜”。榜,即榜文。出榜,就是政府派人在各个要闹处贴出榜文,通报新闻信息。

对北宋人来说,最严重的一次事故无疑是发生于北宋末的“靖康之变”。当时金国入侵,国难当头,从北方席卷而来的铁骑快要围住大宋的国都汴梁城了。可以想象,每一个生活在汴京的市民都会迫切地想了解战争的进展。但那个时候没有电视,也没有微信、微博,该怎么办?

其中一个办法是,宋人可以买一份报纸看。当时汴京市场上出售的新闻小报,会刊登一些小道消息,但是小报上的新闻真假莫辨。要想读到相对可靠的消息,便只能等政府“出榜”了。从靖康元年一月到次年四月,宋政府几乎每天都会汴梁城内发布榜文,向市民通报最新消息,以安抚人心、澄清流言。

靖康元年(即公元1126年)十一月十七日,开封坊间纷纷传言金兵已渡过黄河,人心惶惶,“近城居民流离迁徙者,不绝于道”。宋政府准备戒严,并执行清野之策,指挥城外居民搬入城内。第三天,即十一月十九日,政府已探知“北兵临城”为讹传,原来是抗金将领折彦质部下的一部分溃兵撤退至开封。开封府便贴出榜文:“前日北兵来,系折彦质溃兵,已招安讫,城外居民,各仰归业。”清野的警报也随之解除。

十一月二十五日,战事突然告急。宋政府又出黄榜,告谕士庶:“金人游骑已及郊畿。”尽管“士庶读之,莫不惊惧”,但政府显然并没有打算隐瞒这个严重影响市民情绪稳定的坏消息。

之后金兵果然团团围住汴京。宋廷无力御敌,只能屈辱地与金人和谈。金人要求宋徽宗到金营谈判。其时徽宗已退位内禅,宋钦宗决定自己亲赴敌营。闰十一月二十八日,宋政府贴出黄榜,通报了钦宗皇帝将往金营谈判的消息:“大金坚欲上皇出郊(乃上皇非皇帝也),朕以宗庙生灵之故,义当亲往,咨尔众庶,各务安静,无使惊扰,却误大事。”不消说,士庶睹榜,又怀疑虑。

闰十一月三十日黎明,宋钦宗与金人的谈判似乎有了进展。宋政府立即又出榜向市民通报:“大金已许和议,事未了,朕留宿,只候事了归内,仰军民安业,无致疑虑。”开封士庶看了消息,心中忧虑,通夕不寐,担心皇帝会不会被金人扣留,回不来了。

十二月初二日,宋钦宗才从金营回城,走到宣德门,忍不住哭出声来:“朕将谓不与万民相见。”士庶莫不恸哭。一时间,皇帝回城的消息“里巷争传,人情快适,恍若再生,焚香致谢”。

然而,刚刚过完春节,靖康二年的正月初十,金人又要求宋钦宗到金营议事。朝廷又出榜通告士庶:“朕出城议徽号事,为诸国未集,来日定回,仰居民安业。”但钦宗一入金营,即被扣押,金人以宋皇为人质,向宋王朝勒索金银。

正月二十七日,宋政府出榜文,公告第二次和谈的进展:“两国通和,各敦信誓,车驾(指宋钦宗)与两元帅(指金兵统帅)议事渐已了毕,只候旦夕回。”二月初七,朝廷再出榜告知军民,太上皇宋徽宗“领宫嫔出城,亲诣大金军前求驾回,仰士庶安业”。但宋廷显然低估了敌人的狡诈与贪婪,金人其实并无和谈之意,只是想拿徽宗、钦宗父子当人质。

最后和谈破裂,战事又起,金人俘徽宗、钦宗二帝北上。四月十三日,开封府四厢都巡检使(相当于现在的警察局)贴出榜文:“据探报,金人尚有后军见留滑州界上,四方客旅未得轻出。”提醒军民注意出行安全。

不必讳言,靖康年间,面对兵临城下的金人,宋钦宗与宋王朝的表现可谓懦弱无能,不免让后人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。不过从政府新闻通报的角度来看,我们又不能不承认,宋政府确实已建立了一套新闻发布机制,在危急时候,能够及时向市民通报最新消息。

可以确认,宋王朝对“出榜”极为重视,当时的穷乡僻壤,都要求设置粉壁。设粉壁何用之?就是专门用于张贴榜文。宋政府建造粉壁之多,甚至出现“纷然劳民”的情况。从京城到州县,再到乡里,无数面粉壁,构成了宋政府发达的信息发布网络,在现代通信技术出现之前,宋朝的官方新闻发布机制是无与伦比的。

疑案明断

父子捉贼反被杀害 知州为交差造冤案

 唐宝民

发生在清咸丰年间的“七涧桥凶杀案”,被称为清代十大奇案之一,一时轰动西南。由于贪官昏愤,恶吏营私,几乎将一位清白贞洁的女子定成奸淫之罪。幸亏总督明察,委派了一位机智精细的县令,历经周折才使案情大白,元凶伏法。此案断清后,这三江交汇的合州那就更引起人们的注意,清末至今,合州竟成了四川一处旅游胜地,凡是到合州来的人,总喜欢听人讲述一下这个案子的始末。

合州城东的七涧桥,有一户姓鞠的人家,公公、婆婆、儿子、儿媳居住在一起。有一天深夜,婆婆向氏醒来发现丈夫不见了,而且大门开着,就急忙叫醒儿子出去看看。可儿子去了好一会儿也不见回来,后来向氏自己出去找,黑咕隆咚的也没找到;直到天亮后,才发现丈夫和儿子均被人杀死在了几十步外的路边……

合州衙门接到报案后,立即派人到现场进行了勘查,随后对鞠家周围住户进行走访,但毫无线索。

因为是两条人命的大案,所以上级部门很重视,太守多次敦促破案,但案件迟迟破不了。于是太守把合州知州荣雨田痛斥了一顿,严令其限期破案——3个月内必须查出杀人凶手。

荣雨田不敢怠慢,加大侦查力度,可眼看期限将至,案情还是毫无进展。那些日子,荣知州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,担心案子到期破不了,自己会受处分,便跟一个心腹商量对策。这个心腹提出,找一个叫陈老伦的老刑吏商量办法,陈老伦被找来后,3人共同谋划。

陈老伦提出买通一个人做“奸夫”,诬陷向氏伙同奸夫合谋害死了丈夫和儿子。荣知州同意了这个办法,让陈老伦去办理此事,并许诺事成后付给陈老伦五百两赏银。陈老伦便以查案为由到向氏家了解情况,结果,看到向氏的儿媳貌美如花,就动了邪念,回来后,找了个媒婆前往向氏家,劝说向氏让儿媳改嫁给自己。向氏为了缓解家中的困境,更为了攀上陈老伦这样一个刑吏——以便打官司,就同意了。

于是,向氏的儿媳改嫁给了陈老伦。陈老伦得到向氏的儿媳后,就诱骗她说:“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,你的公公和丈夫是被你婆婆和奸夫害死的,但要治你婆婆的罪,需要一个证人,你应该出来作证,这样就能为你丈夫和公公报仇了。”向氏的儿媳头脑简单,相信了陈老伦的话,同意出来作证。于是,陈老伦就替她编好了一套证言,让她在审案时陈述。

接着,陈老伦又找到了一个无赖,许诺给他银两,让他冒充向氏的“奸夫”,在审案时讲述自己和向氏通奸并谋害人命的经过,同时许诺不会判他死刑,且在判刑后不久即想办法将他释放。这个无赖见钱眼开,也同意了。

一切安排妥当,当向氏又来催州官快些破案时,荣知州便大怒道:“现已查明,你丈夫和儿子就是你伙同奸夫合谋杀死的,奸夫已经抓到了,你还有什么话说?”向氏大喊冤枉,荣知州就命人将“奸夫”——那个无赖带上堂来对质,无赖上堂后,详细说了自己与向氏通奸并合谋杀人的经过;荣知州随后又传向氏的儿媳上堂作证,向氏的儿媳依照陈老伦给她编的那番话作了证。但向氏拒不认罪,荣知州便对她进行刑讯逼供,向氏受刑不过,只好屈打成招。

荣知州立即将庭审结果呈报给了太守,太守见荣知州在规定的期限内破了此案,也就没有处分荣知州。

向氏的弟弟知道姐姐是被冤枉的,想为姐姐申冤又不敢,便写好了状纸,让9岁的外甥女到处鸣冤。外甥女天天到各个衙门去喊冤,但没有人相信她。

有一天,她在路上看到四川总督黄宗汉的轿子过来了,就拦轿喊冤。黄宗汉收下状纸,交由按察使处理。按察使便传那个女孩问话。尽管女孩一再喊冤,但按察使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愿意费心复查此案,竟然对小女孩动刑,让她承认自己是诬告。幸运的是,那天黄总督恰好看到了这一幕,就斥责了按察使,并按察使提审那名奸夫。

奸夫被提到后,黄总督发现他肤色鲜亮、红光满面,根本不像是坐了牢的,就仔细盘问,可奸夫不肯说出实情。黄总督命人对他用刑,板子刚刚打了几下,奸夫就招供了,说出陈老伦买通他冒充奸夫的事,众人大惊。随后,向氏被无罪释放,制造冤案的荣知州、陈老伦等人都受到了处理。

但此案的真正凶手仍未抓到,黄总督便派人继续侦查。不久之后,负责查案的知县李阳谷在旅馆里听到了一男一女的谈话,案件的真相才大白:原来,当天晚上,有个小偷偷了鞠家的被子,父子二人先后追出来,情急之下,小偷便把二人全杀死了……

至此,该案终得破。

这起冤案虽然发生在一百多年前,但它仍有现实意义。导致这起冤案的最重要原因,就是太守要求“限期破案”,知州情急之下为了交差,蓄意与人合谋制造了这起冤案。